

◆金国泉专栏·雷池著录

◆风雅颂

◆小说世情

## 伤痕累累的奎文塔

《说文解字》称：“塔，西域浮屠也。”由此推断，塔并非中原土著，而是佛教建筑物，它因佛而生，随佛教迁徙而来，其形高，其顶尖，有“七级浮屠”之说。实际上，塔多为五层或七级，也有高达十三级的，并非都是七层。有资料显示，塔在建造之初乃藏佛骨的地方，佛骨即舍利子，后用于藏经，成为藏经之所，于是有了较为统一的宝塔称谓。塔在我们先人的心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，可镇煞，可祈福，呵护一方百姓，保护一方平安。由于受宗教文化及风水文化影响，自明代以来，全国各地或大或小，或高或低，都有塔的身影。

望江曾有塔，名曰奎文塔。之所以加了个“曾”字，是因为望江现今已没有这座宝塔了。望江人的这份原始的期盼被拆除了。望江人因而一直念念不忘。我在百度搜索，有奎文塔称谓的地方居然不仅望江，江西上饶有一座，沉于千岛湖底的原淳安县城也有一座。其他地方是否有，我不得而知。为什么大家都叫它奎文塔？我猜想，大概率可能与奎星主文有关。“奎”是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，为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，有星十六颗。古人因其屈曲相钩，形似“文”字之笔画，所以认为它必主文运和文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“奎”字渐渐讹作“魁”字，故有“魁星点状元”之说。由此看来，奎文塔包括望江的奎文塔应该就是“魁星点状元”的那份期盼了。

据《望江县志》载：奎文塔坐落在县城东郊宝塔河边——此河原名杨溪河，因建了这座宝塔，遂改名宝塔河——清道光五年(1825)建成。六角五层，顶层悬挂风铃，塔内有砖砌阶梯，逐层盘旋到顶层，每层内壁环列砖雕佛龛佛像。“民国”二十八年正月初一，遭日军炮击，塔身弹痕累累，但仍巍然屹立。1967年秋，奎文塔被视为“四旧”拆毁。塔基下有铁牛四匹和粗木桩数十根均被当作废品野蛮处理。据县文史专家檀植老先生在他的文章《大雷岸怀古》中回忆，当塔顶落地时，风云突变，大雨伴以冰雹，席卷县城西南一带，人们说是断尾龙又来了。断尾龙是望江的一个传说，望江有一潭名九龙潭，潭底有九龙，八龙意欲将县城化为汪洋，一龙不允，遂不睦，另睡一头，县令斃命陵得知此事，下潭挥剑斩杀，斩下八具龙头及一龙尾，这便是那护佑望江的断尾龙。

长辈们常常在回忆奎文塔时，称其魁岸而壮观，由于当时县城没有高层建筑，屹立于宝塔河边的奎文塔便格外显眼，登临奎文塔不仅能观县城全貌，而且能远眺长江，一度为望江胜景，与状元桥、文庙、魁星阁等一起，体现着望江人对文化的追求、对文人的敬仰和对文星的渴望，也记载并点缀着望江这座江边古邑的风风雨雨、枝枝叶叶。据有关资料记载，奎文塔塔内宽敞，用青砖砌成阶梯，有曲径通幽之境。塔顶虽没有镶嵌嵌玉的装饰，却有一棵自然生长于顶部的树木，老人们回忆是一棵白胡椒树，但均不知它从何而来，因而而长。白胡椒树让这座宝塔更具灵气，更有特色。多少狂风暴雨，多少严霜冻雪，它一直茁壮一直傲立，青青翠翠，郁郁芊芊，像一把绿色的遮阳伞，将奎文塔呵护得亭亭玉立，等待着那颗文星的到来。

有关这棵白胡椒树还有一个传说：胡椒树系王母娘娘所栽，贵令一对喜鹊看管。每年王母娘娘寿典，喜鹊便把粒粒饱满圆润的胡椒衔在嘴里，送至王母娘娘。我在想，这些天神们在吃望江的胡椒时，一定津津有味吧！

1980年代，曾有当年参加侵占望江县城战役并幸存下来的日本军人重返望江，想看看这座他们曾用炮火多次射击而始终未倒的奎文塔，想看看望江这位遍体鳞伤的战士现今的模样。像他们的侵略行为一样，也没能如愿，塔已忧伤离去，只有一个地址，一个不准确的地址，被一些野花野草，也有可能是人工种植的名贵花草悄然覆盖。

我曾为这座宝塔写过一首诗：  
谁拆了望江那座宝塔/就像谁封存了那个雷池/历史总是建在看不见的废墟之上/找不到对象地/与之对话/我们因此孤单/没有回声/十九层的商居楼比五层浮屠高出许多/一换一种方式的仰望/也仍然是仰望/一切都在上升/降下来的是雨或者雪/它们滋润万物/也与万物相互依存/那棵狗尾草在小区草坪中长了出来/它不可能记得它的祖先/像望江的那座宝塔/没有连续性/时间让一切没有了/自己/狗尾巴草在瑟瑟发抖/它的根触及了宝塔的瓦砾//瓦砾从不发光/小区中的俊男绿女也不发光/他们必须借助太阳或者月亮或者星星/甚至借助这些小区的路灯/或许他们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。

我知道任何千古名篇也不足以成就一座宝塔，任何心中的念想也不足以以为这五级浮屠清扫尘埃，抚慰伤痛，但望江人并不管这些，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咏叹，我行我素地将奎文塔作为他们心中的浮屠，祭奠着，仰望着。我看见在他们这些祭奠与仰望中有不尽的悲愤，真正如张先的《千秋岁·数声鶯啼》：“天不老，情难绝。心似双丝网，中有千千结。”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·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## 在山中（组章）

徐亚红

秋风瘦了。桂花香了。  
喜欢山中慢下来的时光，云朵很低，就落在对面的山顶，花香很浓，就挤在这空旷的山谷。

沿着石阶一步一步向上走，一片枫叶从枝头飘落，一只松鼠在林间弹跳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与他们一样。

季节深了，我捡不到一片绿荫，只有这漫山的苍黄。四周很静，风就躺在

怀里，我的肩上落满了松针，我的心塞满了光影。

如果有来世，我愿留在山中，闻着草木的清香，看老旧的山水。

### 石头记

外婆坟头的青草又黄了，黄了又青。陪伴外婆的那块石头安睡在草丛里，冰凋雨刻，斑驳沧桑。



秋牧  
汤青摄

◆山川故园

## 旧光阴里的收音机

肖胜利

院子里枣树上枣子泛红的时候，母亲买回家一台收音机。收音机有四十厘米长，木制外壳，铝条镶嵌，洁净大气。收音机端正地摆放在那盘大炕上，感觉整个屋子都有了明媚的光彩。母亲笑意盈盈地说：“我们可以在自己家听书听戏了。”

母亲喜欢听戏，母亲轻轻地慢慢地调着台，调到戏曲就停下来。京剧吕剧黄梅戏甚至听不懂戏词的越剧，母亲都听得津津有味。这时候，我是不能高声说话的。母亲总是说：别吵别吵，老槐树要长七仙女做媒了；或者说：小点声，听大乖二乖要爹爹了。这是黄梅戏《天仙配》和吕剧《墙头记》里的情节。

小时候的我不喜欢听戏的，但我却喜欢母亲给我讲戏里的故事。往往，母亲关了收音机，会和我讲戏里精彩的片段。在母亲绘声绘色的讲述里，我知道了七仙女的美，李二嫂的善，杨四郎的

孝，阿庆嫂的机智。

老家西面有小河，河水清澈，岸边有株笨柳，枝繁叶茂。夏日，柳树下笼着一地阴凉。阴凉里，母亲和我的婶娘大娘们扎堆编蒲扇蒲包，我家的收音机也在柳荫里。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，可是收音机里唱戏的时候，女人们都闭了嘴。她们一边摆弄着手中的蒲草，一边凝神倾听。收音机音量大小，柳树下柳树外，便都是清脆的锣鼓声悦耳的戏声。女人们脸上或悲或喜，或怒或恨。她们极容易融进戏里，陶醉在戏里。

那时候，我的大爷还健在。他会在秋收的日子里，来到我家。我们坐在那一大堆玉米旁，剥玉米皮儿。大爷有一把白胡须，耳朵也有点背了。我和他说话，要大声些。可是，在某个时间段，大爷还是提醒我：该听书了。我把收音机搬到院子里，枣树下。书是《杨家将》，或

是《三国演义》。刘兰芳声音清脆响亮，袁阔成娓娓道来。大爷不再剥玉米皮，一声不响地坐在那把旧木椅上，上身探向收音机，胡须颤抖，神情安然。

街上有换豆油的老者，驾着驴车，高高低低叫卖。到河岸边那棵柳树下，必是听到了说书声，叫卖声止住，驴车停住。老者穿布衫，安静地坐在驴车上，垂着头，嚼着旱烟袋。我们在院里，他在院外，都沉浸在说书人的声音里。

一回书说完，大爷关了收音机，重新坐到玉米堆旁。院子外，马蹄声哒哒，悠长苍老的“拿豆子来换油”的声音也渐去渐远。大爷脸色安详，满足，如刚饮了甘醇，大爷和我说：下一回书说到彭公命丧落凤坡了。那时，家家户户养马养牛，放了假，我们相约放牛放马。牛马安静地吃草，我们坐在草地上。得益于收音机，我们可以谈论三国里的英雄：吕布赵云典韦，颜良马超张飞；谈论穆桂英的降龙木，杨排风的烧火棍；也会你一言我一语，讲着石猴出世，哪吒闹海……

如今，收音机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，听收音机的日子也成了旧时光。但那质朴的年代里，收音机带给人们的充实与快乐，却留在人们的心底，抚慰着一代人的心灵。

国少年报》，指着上面的地址告诉我，这是投稿地址，等我给你买两张稿纸，你誊写好了，我帮你寄出去就行。如果报社采用了，就会变成铅字，印到报纸上，全国各地的同学就可以看到啦。

韩老师说到做到。他很快给我买来了红色方格的稿纸，白色的信封。我把一篇幻想小作文一笔一画地抄写在稿纸上，又一笔一画地写好信封，交给了韩老师。韩老师喜笑颜开，他仔细地读了几遍，借了一辆自行车去了公社邮电所，把稿子寄了出去。

从稿子寄走的那天开始，我就渴盼着自己的作文能够变成铅字。但是没有等到我那篇作文变成铅字，韩老师的代课就结束了。很多时候，我在想念他的时候，就会想起那篇没有结果的稿子，想起韩老师那些鼓励的话语。一个家庭困难到喝野菜菜汤啃青玉米的代课老师，给我买了珍贵的稿纸和信封，还有一张八分钱的邮票，我的作家梦在他的心里有多少重量，一个13岁的孩子已经能够掂量得很清楚很明白了。

珍贵的稿纸和信封，还有韩老师那些鼓励的话语，我一直深深地记在心底。虽然韩老师走后不久，我也无奈辍学，走上了艰难的谋生之路，但是韩老师留给我的作家梦却一点点生了根，发了芽，在贫瘠的土地上慢慢生长起来，最终结出了甜蜜而馨香的果实。

## 牛事

魏咏柏

杨婶做好夜饭，坐在门前不慌不忙地纳鞋垫。夕阳西下，杨婶看见忠叔肩上扛着犁，手里牵着牛，慢腾腾地从田埂上走来。漠漠水田映着一个人和一头牛的倒影，远远望去，极像一幅画儿……

回到家，忠叔将牛牵到牛棚里，搂一抱嫩草给它。牛不紧不慢地嚼着，忠叔拍拍它的肚皮，牛摆起脑袋轻轻蹭他的腿。

忠叔出了牛棚，洗罢手脸走进屋，饭菜早摆上了桌，白的春笋绿的菠菜红的香椿，还有一碗野葱炒鸡蛋。

呵呵，还有酒哩。忠叔瞥见桌上的酒杯，屋里漾着股浓浓的苞谷酒香味。

杨婶脸红红的，如水般瞅了忠叔一眼说，今天准你喝两杯。

忠叔端起杯子，嗷一声，杯里的酒少了一半。忠叔夹了片春笋问杨婶，不是咱俩过生，也不是逢年过节，啥日子今天？

杨婶的脸比之前更红了，她抿着嘴细声说，你要当爹了。

忠叔手一哆嗦，筷子掉到地上。忠叔顾不得捡筷子，一把捉住杨婶的手，你没哄我？我、我真的要当爹了？

杨婶的手被忠叔抓得生疼，但她没挣扎，甜甜地笑着。

忠叔松了口气，捂住脸呜呜哭起来，哭得杨婶也泪眼汪汪的。

算下来，杨婶嫁到未家坪十多年了，不管忠叔怎么使劲，杨婶就是怀不上娃，上医院检查，说是忠叔的毛病，还说忠叔这辈子可能都当不了爹。

忠叔蔫了，觉得这辈子白做了一回男人。忠叔整日苦着脸，三十出头看上去有四十好几，便得了忠叔这个名号。忠叔不想拖累杨婶，叫她另找个男人生儿育女去。可杨婶偏认准了忠叔，说这辈子就是生不了娃，也不会抛下忠叔。忠叔听了，抱着杨婶一顿骂。

这些年，忠叔遍寻良方，中药西药吃了不少，可杨婶的肚皮仍没能鼓起来。半年前，忠叔辗转打听，在临县找到一个老中医，给忠叔瞧了病，开了方子，说只要照他的方子吃药，一年半载准让他当爹。

老中医的话让忠叔有些激动，但也没抱太大希望，只是死马当活马医地照着方子吃药。没想到老中医手段果然高明，竟真的治好了他多年没治好的毛病。

那天，忠叔双膝跪地，朝老中医所在县城的方向重重磕了三个响头。

没过多久，忠叔屋里那头牛也怀上了崽。在忠叔看来，这也算双喜临门了。

杨婶十月怀胎，转眼到了生产的日子。接生婆是村里的三奶奶。

三奶奶在房里忙活着，杨婶的叫喊声不时传出来，急得忠叔在外面直搓手直跺脚。小半天过去了，杨婶仍没将娃儿生下来。再后来，浑身湿透的三奶奶走出来，两手一摊，气喘吁吁地对忠叔说，你媳妇难产，我没招了，赶快送卫生院吧……

忠叔傻眼了。乡亲们都赶来帮忙，抬着杨婶往镇上去。忠叔跟在后面，一路走，一路跌跌，跌得鼻青脸肿的。

到了卫生院，医生说先交钱，至少一百。

忠叔身上没那么多钱。忠叔屋里也没那么多钱。这可怎么办？乡亲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后都看向忠叔。

忠叔在人群里看见了根叔，问你不是早想买我的牛么？今天我卖给你，你出好多钱？

根叔挠了挠后脑勺说，三百吧，你要是肯卖，我就回去取钱。

牛肚子里还有头牛崽呢，顶多十天半月就要下了。那，就三百二吧，我只这么多钱，再贵就买不起了。

忠叔正犹豫着，牛贩子金伯说，你卖给我吧，乡里乡亲的，我出三百五。

忠叔晓得，根叔买牛用来犁田，喂牛的人家都把牛当自家牛。金伯买牛是为了转手卖高价，牛贩子只把牛当畜生。

忠叔没多想，对根叔说，快去拿钱，只要三百，你可要对牛好。

好哩！根叔点下脑袋，风一样跑出去。

鑫宝！金伯低声嘟囔着，转身悻悻地走了。

忠叔给儿子办满月酒那天，根叔牵着牛崽来道喜。忠叔手直摆，说这礼太重了，我不能收。

这牛崽本来就是你的，当初我只出了一头牛的钱！根叔笑着说。

忠叔听了，鼻子一酸，流下泪来。

杨婶做好夜饭，坐在门前不慌不忙地纳鞋垫。

夕阳西下，杨婶看见忠叔肩上扛着犁，儿子手里牵着牛，父子二人慢腾腾地从田埂上走来。漠漠水田映着一大一小两个人和一头牛的倒影，远远望去，极像一幅画儿……

